

玉面蜘蛛

文亦奇 著



5
7

内容简介

清朝末年，上海黑社会“五毒”之首徐玉峰被人枪杀在戏院包厢里，其皮夹同时被人盗走。皮夹中所藏半张银行钞票，是“五毒”暗中帮助清朝政府提取军火的重要凭据。为使阴谋不致败露，“五毒”大打出手，几天内连伤九命，引起黑社会之间火并不休。革命党人为查找这半张钞票煞费苦心，与“五毒”的余孽玉面蜘蛛等多次交锋，终获大胜。

本书情节错综复杂，各色人物纷然迭出，咄咄逼人的刀光剑影之中，且有情爱融融的男欢女爱，迫使人一气读完方才罢休。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邹延白

版面设计: 杨 桦

玉面蜘蛛

文亦奇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河北元氏绿宝胶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 字数 216 千

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80,000册

ISBN 7—5411—0289—X / I · 272 定价: 2.95元

1

“咚！咚！咚……锵！咚！咚！咚……”

锣鼓震天响，敲击得将要把人们的耳朵震聋。那座新建西洋式的京戏院内，观众大堂上端巨大的水晶吊灯，给锣鼓的声浪，震动得不住摇摆。

这是在清朝末期的“十里洋场”上海。自从鸦片战争之后，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，洋人在那儿辟租界，圈地不受满清政府的管辖。碧眼黄发的夷人，经而营之，租界渐渐地繁荣。尤其在太平天国战争时，河南一带富绅人家，均迁居到上海租界，躲避战乱。因此租界快速的发展，不但住了不少洋人，且有更多的中国人，寓居“十里洋场”，在洋人保护下过太平日子。

上海成了国际的通商口岸，西洋文明就从这儿进口，流传到中国各地。所以上海成为最时髦的地方，吸收洋人的玩意，模仿采用，成为一时风尚。就是戏院也不例外，西洋的大剧场兴建起来，取代了中国老式的戏园。那些新剧场又高又大，观众席有三、四层楼，可容纳五、六千观众。过去老式戏

团中摆了方桌子，观众围坐着，如在茶馆饮茶的看戏，已被取消了，替代的是一排排的座椅，要观众面对舞台并坐看戏。只是饮茶、嗑西瓜子和热毛巾擦脸的习惯，没有改革掉。因戏院内雇了不少“案目”（就是招待员）服待客人，这正是他们索取小账和打赏的藉口。

至于有钱和身份人家上戏院看戏，尤其是携着内眷同去，他们不屑杂坐在一排排的观众席中，显不出特殊的身份。因此戏院内另有“包厢”，建造在观众大堂的两侧，较接近舞台的地方。一个“包厢”大的可容纳十多人，小的可坐四、五人，完全和大堂及楼厅的观众隔开。一般富有家庭看戏，都是先拨电话给相熟的“案目”，预定“包厢”，包下了一间，只供他们使用。自然看戏的票价要比普通席贵上数倍。

上海的戏院虽然改革了，但演的仍是传统的京戏。（西洋戏剧形式的文明新戏要到民国初年才流行。）戏院主人懂得观众的喜爱，重金礼聘京里的名角儿，南下演唱。尤其是获得西太后赏识，“内廷供奉”的名伶，在上海登台，必然大大轰动，连卖个把月“满堂红”，不成问题。

今天晚上在春申大舞台演出，正是京朝名角，所以整座大剧场内，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伸长了头颈，张大了眼睛，竖起了耳朵，聆赏舞台上名角儿的绝活。每逢到精彩之处，掌声如雷，喝采叫好之声不绝。

现在，这场夜戏已演过了一半，舞台上正在演出大轴“安天会”。饰演“齐天大圣”的武生名伶金山，穿了那套金黄色猴衣，脸上绘成鸡心形的猴面，快速舞动那根闪闪发光的长棒，一纵一跳的率领那群小猴子，和天兵天将们展开激战。在象征式的打开动作中，表演优美的舞姿。震天响的锣

鼓声，正助长了舞台上的热闹。

全院观众沉迷在热烈的戏剧气氛中，如醉如痴的不住拍掌叫好，唯有西侧的第五号包厢例外，冷冷清清的听不到自那儿传出喝采的声音。原来包厢内空空的，看戏的人还没有来呢！

中国人看戏有个坏习惯，就是迟到。尤其看京戏，他们不喜欢看名气很低的角儿唱的“开锣戏”，一定要演到快一半时，大家才姗姗来迟，入场看戏。戏院老板明白这情形，当“开锣戏”时观众不满二、三成，他们决不焦急，知道以后人们自会陆续的进入戏院，最后把整个观众大堂坐满。因为戏票都早卖出去了，不愁他们不来观赏。

可是，在演到“大轴”戏“安天会”快下场时，五号包厢内的观众仍是没有来，这倒有些意外了。因为金玉山也是“内廷供奉”的大牌名伶，他演这只猴子，曾得西太后的赏识，当面嘉奖赏赐银两，名气不小哩！所以上海人听说他南下唱戏，都是争着观看，戏票十分难买。那会错过机会，到时不来观看？

为什么金玉山不演“压轴”而演“大轴”？那是因为他之后，另有一位新扎的乾旦名伶梅春芳登台。梅伶是给京里的文人骚客，陈腐官僚们狂捧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，红遍菊坛，风靡全国的大牌名伶。金玉山只好让他三分，退演“大轴”戏。而上海的京戏迷却乐了，花一张票价，看了金老板的武生戏，再听梅老板的小旦戏。双重享受，顾曲周郎欢天喜地。因此不管戏票多贵，均被抢购一空！连下个月的戏，也定购得没有好位子哩！

今晚全院在疯狂喝采声中，五号包厢内竟没有人看戏，正

是有点儿反常。

负责照顾这一楼“包厢”的“案目”老陈，站在金碧辉煌的戏院楼梯口，不住的抓小脑袋上的头发，觉得五号包厢的客人不来，心中纳罕，定下包厢的观众，不是老陈的熟客。那是很早以前，有人打电话来指定，要这座包厢。刚巧那号包厢尚未定出去，就答应了他。不到一小时，定座的客人差一个男仆送钱过来，把戏票拿走了。“案目”是老于世故的人，对定座的观众，除非是熟客，决不问长问短，向购票人探听。因为有许多场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有时瞒着家里的人，私自约情妇一同看戏。“案目”只能半闭着眼睛，装作没有看见。怎么能揭破这些有钱人的假面具呢？

老陈正在楼梯口呆等，心中思索着五号包厢客人为什么不来看戏。他正等得无聊，突然看见一个单身的男人，匆匆走上楼来。这个人穿一套深灰色的棉袍，围了一条大围巾，把下半个脸都掩住了。头上戴一顶西式呢帽，低压到眉毛，又戴了一付墨晶大眼镜。这副打扮把他的脸，整个都遮盖住，简直认不出来。但这天上海并不太冷，实在用不到如此装束。

他低着头，脚步走得很快，将到楼上的时候，站在梯口的老陈忙一伸手，拦住了他，问：

“先生，您是那一号包厢的客人……”

因为这条楼梯是通西侧的一排包厢，和大堂、花厅的观众老席隔开。老陈自然要问他。

这人不说话，把手中的戏票，向老陈一扬。

老陈立即认出，那是五号包厢的戏票。他所盼望的看客，终于来到了。忙堆起笑脸招呼道：

“呀！呀！五号包厢从那边走！请，请！……先……生，

金老板的‘安天会’快完啦！他老人家的绝活得到满堂采哩！但您还可以看见他的最后一场戏。接下来的是梅老板的‘苏三起解’，带‘三堂会审’。梅老板的戏，嘿！风靡上海滩，甭说了，他的媚眼儿一转，有多少人灵魂都给他勾去了！……”

老陈陪着他，同去五号包厢。他一路走，一路罗罗唆唆的说话。但这个人一句话也不搭腔，只是低头沉默的走路。

“先生，您一个人来？……”老陈转变话题发问。

他觉得定下这么大的一座包厢，可坐十个人看戏，但只来了一个客人。……真古怪！

“……”那人点点头，表示是一个人看戏。

他们走到五号包厢的门外。老陈抢先一步，替他开门。笑着道：“请！请……我立刻送水果瓜子和热毛巾来。”

“不必了！我不要！”这个人终于开口，说了这两句简短的话。

“不要？……”老陈奇异的看着他。反问。

那人摸出一张十元钞票，塞到老陈手里，道：

“给你的！你不要来吵扰我看戏，知道吗？”

“是，是！谢谢！谢谢！……”老陈接下钞票，忙连声称谢。

那人不让老陈进入包厢，就把门关上了。老陈做了十多年的“案目”，从来没有遇见如此古怪的客人。但他既拿了赏钱，十元钞票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，戏票只卖三角小洋，就是金玉山和梅春芳双头牌，票价涨一倍，也只有六角。十元现钞，在老陈看来，自然是笔意外之财。

不论这客人多么奇怪，不管闲事，是老陈的处世哲学，反正十元钞票已进了口袋，乐得省事，水果瓜子等东西，也

不送去了。

那人进入五号包厢，却并不走到包厢前的座位坐下看戏。只是站在门口，推开了一条门缝，眼看“案目”已走远。就连接的猛咳三声。

“咳！咳！咳……”这是暗号。

说来奇怪，那包厢并不是没有人，在幽暗的角落内，紫红色丝绒帷幕后面，躲着一个矮小的男人，三十多岁年纪，是个貌不惊人的小人物。穿一套棉布袄。头戴西式鸭舌帽子，好像是跑马厅内的马伕模样。

他不知怎样避过了“案目”的眼睛，偷偷地溜入五号包厢躲起来。竟没有人发觉他在这里。

矮小个子的男人自紫红色丝绒幕帷后探出头来，和进来的那个人点点头，就溜出门走了。

但他没有走远，躲在长窗丝绒窗帘后面，严密注视走廊上的动静，做着望风的工作。只要有人走近五号包厢，就发警告给那个神秘的看客。

但走廊上很平静，很少人往来。他不敢懈怠工作，两只老鼠眼骨碌碌的监视着。

进入五号包厢内的那个人，他不看戏。悄悄地躲入矮个子藏身的帷幕后边。那儿放着一只长方形的小黑皮箱。

他打开箱盖，箱内用红色天鹅绒托着好多乌黑黑、油亮亮的枪械零件。

脱下了手套，用那瘦长的手指，从箱中把零件一样样的取出来，动作灵活熟练，不到两分钟时间，这些零件已经由他的手，装配成一枝精巧的步枪，配有望远的瞄准镜头。且在枪嘴上，旋上了一只看来粗大而笨钝的灭音器。跟着，他

又纳入一匣子弹，然后撩开紫红色的帷幕成一条狭缝，自幕后观看整座戏院。

“咚！咚！咚……咚！咚！咚！”戏院内热闹得很，观众如醉如痴，那知道有个杀人的枪手，正潜在他们之间。

在五号包厢正对面，就是观众大堂的东侧，接近舞台的边缘之上，是另一处四号包厢。因戏院照洋规矩，左右两侧的号码，以单双数区分。凡是双数均在东侧，单数在西侧。所以五号包厢的对面，正是四号包厢。因为戏院很宽大，东西两边的包厢，相距并不太近。

这人慢慢地脱下墨晶眼镜，露出他的小半个脸和眼睛。他很年轻，大约二十七、八岁。戴墨晶眼镜除了不让人认识，可能还有别的原因。因为有一双生得并不好看的眼睛，和他大致上英俊挺秀的外表，并不配合。这双眼睛是窄小的，单眼皮，睫毛疏而短，又不整齐。但眼珠却闪耀着凶悍的光芒，令人见之生畏。

这年轻人把脱下的墨晶眼镜放进棉袍袋中。就举起了枪，眼睛凑到望远的瞄准镜上，向对面的四号包厢观看。

望远镜把距离缩短了，对面包厢中的人物，看来近在目前，就象伸手便可触到似的。

他躲在幕后，枪头露出一小段在幕外，没有人会发现它。望远瞄准镜在对面包厢中搜索目标。镜上那红色十字线从一个人身上，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，不住的找寻。

四号包厢内有六个人在看戏。四女两男。四个女人都很年轻，有两个是坐在一个中年绅士的身边，依着他有说有笑，其中一个不断的剥橘子，嗑西瓜子肉，喂到那男人嘴里去。这两个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时髦得很。左边一个看来还是

姑娘，形态比较庄重。另外一个就不同，似人家的小老婆，模样不象家庭主妇。

至于站在她们后边的两个年轻女人，那是丫头，在服侍她们。不住的听受呼喊，倒茶取烟，一望就看得出来。

另外一个男人是站在门口，大约是中年的跟随男仆，这是规矩，凡是在主人面前，婢仆是不准坐。

长枪上的望远镜扫视了这些人，就停住在这个抽着粗雪茄的中年绅士身上。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了，一张充满皱纹的脸，看来红光满面，精神很好哩！穿一件藏青色狐皮袍子，领口露出淡棕色的狐毛。他的左手搂抱左边的女人，右手紧握住右边的女人玉手，真是左拥右抱，享尽温柔。

他穿的名贵狐皮袍外边，还套了一件暗红色缎子的小背心。缎子上织着圆形寿字图案，在左边胸口，正有一个这样的图案。枪手缓缓移动枪管，十字线交叉点，对准了这个图案。那地方是人的心脏。

舞台上“安天会”快结束了，“齐天大圣”尽管本领高强，但及不上法力无边的如来佛祖。他被佛祖所收服，将被压到五行山下。金玉山台风漂亮极了，观众们爆发狂热的掌声。四号包厢的那个中年男子，和陪他看戏的两个女人，也鼓掌喝采，身体移动，中年人离开了望远镜的视线范围，枪手紧扣在枪机上的手指，只好放松了。

金玉山和大堆的演员，在采声中下场。接下来的是梅春芳的“苏三起解”。舞台上暂时冷场一会儿，观众吁一口气，热烈的情绪暂时冷却一下。

四号包厢内的中年男人，又恢复了以前的坐姿，身体再度进入枪上望远镜内。于是枪手的手指又渐渐地扣紧了。他

是老手，枪把握得真稳。自望远镜内看去，十字交叉线仍是在中年人小背心左边的寿字图案的中央，竟不差分毫。可见他的手没有动，枪也没有移动。

“咳！咳！咳！……”突然外边传来三声咳嗽。

这是矮个子的暗号，年轻人立即惊觉，把枪藏在帷幕后边黑暗角落中，自己走出来。

“笃！笃！笃！……”有人叩门。

年轻人皱皱眉头，不高兴的发问：“哪一个？”

走廊上的案目老陈回答：“是我，送茶来。”

“我对你说，不要送东西来！怎么不听话？快走，快走，别扰我看戏！”年轻人大声说话。

老陈是讨好顾客，拿了十元的打赏，不好意思什么都不招待。这个看客既不吃水果瓜子，不要热毛巾擦脸，那么送壶上好的龙井茶去，总会接受吧！那知又碰了一鼻子灰！

“先生，沏的是上好龙井呀……”

“走，走！我不要！……”他大声叫喊。

老陈没办法，只好端着茶走了。

过了一会，青年人开一条门缝，看走廊上的老陈已不见了，才放心的再度去拿这支枪，瞄准对面那个中年人。

在望远瞄准镜内，出现那个目标。清楚的呈现在眼前。

舞台上，一阵胡琴声，拉了过门。老押差崇公道已登场，接着，但听得幕后一声“啊呀！……”穿着红色囚衣，戴了亮晶晶银色鱼鳞枷的梅春芳登场了。

“苏三离了洪桐县……”她悠扬的唱了……

“哇！好呀！……”立即爆出全院的掌声和喝采，差不

多将戏院建筑都震动了。……

这次枪手不能再浪费时间，错过机会了。就在采声雷动之际，他扣动枪机，只扣一次。

对面包厢内的那个中年人，忽然一震，脸上露出极度痛苦的神情。他仍然坐在那里，只是停止喝采，手也不拍掌了。跟着，他就倒在靠背椅子上，不再动了。那暗红色的小背心，正掩住了子弹射入的枪洞，所流出来的血液，一时看不出来。

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女人，和站在背后的两个女婢，一个跟随男仆，都给舞台上的梅春芳迷住，听她珠圆玉润的歌声，美丽动人的姿态，忘了那个中年人，不知道他已中弹给人枪杀了。

这中年人只是坐在那里，眼珠慢慢地呆凝，变成一动也不动了。不过仍张开着，并未闭上。他坐在那儿死了，但看来并不象个死人。

那个放枪的青年人迅速的把枪放下来，戴回了黑眼镜，转身打开包厢的门。外边望风的矮小男人立即溜进来，问：

“已经干好了吗？……”

“……”青年人不喜欢多说话，只是点点头。

他不理睬这个同伴，就开门出去了。那矮个子却进包厢，料理以后的事情。

他们一点也不浪费时间，那年轻人就下楼去，正巧又遇见老陈。向他点头招呼：

“先生，厕所在那边，请！请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”他点点头，装作去厕所。

但他走过了厕所，直向戏院大门外出去。

在五号包厢内的矮小个子，躲在帷幕的后边，马上动手把长枪拆成零件，一件件的放回小皮箱内。

最后一件是望远镜，他在放回之前，先举起来向对面的包厢观看。但见这个中年人仍是坐在那里，身边两个年轻的女人，正在向舞台上的梅春芳大抛媚眼，根本忘了身边的男人。

矮小个子看他动也不动，确定是死了，不禁对刚才那个年轻人大为佩服。他只是用手指一扳枪机，但这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扳，一定要保证子弹射中要害，取得对方的性命。这就不是一件任何人可做得到的事情。因有些场合只能放一枪，而一定要一枪中的。如果这一枪不中，就坏了事情。所以，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，和一只很有把握的手指去扳动枪机。

这个矮小的男人把望远镜放好，皮箱关上，轻快的提着出去。在戏院内有“太平门”，是供失火时观众逃命用的，矮小子就是利用“太平门”，轻易的溜出戏院，来到后街的横巷内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走了。

矮小子嘴里哼着京戏中的戏词，心中在想：这件命案到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呢？当然他希望发现的时间越晚越有利。如此更难查出是他和这个年轻人合作干的。

在戏院内，梅春芳的嗓子和扮相，疯魔了全院观众。他们都没有发觉刚才发生了命案，有人被暗杀了。但这不会永久被瞒住的，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人，剥了半个橘子，送到这中年人的嘴边。她的眼睛却望着舞台上的梅春芳，说：

“徐大爷，吃橘子吧！……”

“……”对方没有反应。

她推推这中年人，手指偶然的碰到他的胸头，发觉有点湿湿的、腻腻的东西，沾污了指头。奇怪的拿到眼前一看，那是暗红色的液体。……

她再看清楚一点，在鼻子前一闻嗅，便惊慌尖叫起来：

“呀……血！血！……”

她的尖叫声被锣鼓声、喝采声淹没了。但仍是引起坐在左边的女伴，和站在后边的男女婢仆的注意，忙问：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……”

“徐大爷……身上有血，好象不对了！……”她张大眼睛，无限恐惧的指着这中年男人说。

另外一个女人比较沉着，忙把徐大爷的身体，扶平躺在数只椅子上，迅速的解开他的背心和狐皮袍子，检视徐大爷的胸口，但见白色的衬衣上，左胸已染了一大片血渍。血渍中央有个枪洞。……

“啊呀！……快去请医生呀！”首先发现血渍的女人，这时惊醒过来，忙关照站在后边的跟随请医生。

那个检视徐大爷身体的女人，抬起头来摇手道：

“用不到医生了！他已经死了！……”

“呀！死了！……”大家惊叫起来。

“是的！中了枪弹！已死去一刻了！”

“呀！……有人暗杀了徐大爷，不得了！出了命案啦！”另一个女人疯狂的大叫。

舞台上打着急急风的锣鼓声。今晚梅春芳唱得特别卖力，采声不绝。掩住了四号包厢内女人的叫喊声。……

2

那个矮小的男人已经提了这只装枪的皮箱回家。他租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。除了知道他底细的人，很难猜测到这矮个子，竟是一个供应精良杀人武器的专家。

他关上了房门，把小皮箱打开来，仔细检看这支长枪。

在这间简陋的小阁楼上，只有一床，一桌，一柜，一椅。狭小得几乎连转动身体的空间也没有。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一瓶酒来，一连喝了几口，抵御屋内的寒冷，然后把酒瓶放回原处。喝酒之后，他的精神似乎振作了许多。

他取出一块绒布，轻轻地擦枪，每一个零件都不放过，仔细的打抹，把放过枪的痕迹消灭掉。又涂上一层油，重新把它放入皮箱内，推到床底下藏好。

当他做完了清理枪支的工作，便和衣在床上睡了，很快的就睡着。因为他已很累。今晚的工作虽然不十分劳动体力，可是精神十分紧张，心中负担

很重。幸而没有出岔，完成了全部工作，他已觉得很疲倦。

这矮个子睡得很熟，好象只是刚阖上了眼，便很快的醒了，发觉自己正躺在地板上。在清醒之前，好象有人把他的身体整个揪了起来，重重地掷在地上。他还以为做梦，当惊醒张开眼睛，才发现是真的。

他真的躺在地上，有两个彪形大汉站在身旁，从地上望上去，这两个人似两座高山。

这两个人脸上，露出凶狠的神色。其中一个脸色发青的，手指着他：“矮脚狗，起来！”

矮脚狗是这个矮子的诨号。他狼狈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揉着惺忪的睡眼，觉得全身骨头酸痛，好似拆散了一般。

他晓得情况不妙，但仍装作若无其事的问：

“喂！怎么一回事呀？……”

“啪”！那个脸色发青的男人，不回答问题，伸手就是一掌，打得矮脚狗眼前金星乱舞，几乎倒下去。

“啊唷！……”他痛叫起来。手摸着挨打的左颊。眼睛扫视桌上，原藏床底下的小皮箱，已被搜出来，打开了箱盖，放在桌子上。

“呀！……你们是警探？”他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没有犯法呀！这支枪领有执照，你们一定有所误会……”

“啪”！另一个麻脸的男人又向他右脸上猛掴一掌。厉声道：

“你胡说什么！我们不是警探！”

对于某些人，这是句十分可怕的话。警探是执法者，最多把人抓去巡捕房，但不是警探而来势汹汹的，必是黑道人物。他们心狠手辣，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。